

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的审美趣尚

李 芳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都是反映孤儿命运的叙事诗。同为本民族叙事诗的代表作品,《孤儿行》与《竹仙》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尚。

【关键词】汉乐府;彝族古诗;叙事诗;审美趣尚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43-03

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不仅是少数民族自身文明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整个古代文学与文化史的一部分。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教授所言:“在中华广袤大地上生长起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益于四隅民族文化的滋润,显得各有丰姿,异彩纷呈,使中华文学园地在全球独树一帜。”^①

和汉民族一样,彝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古老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彝族就是一个富有诗性智慧的民族,诗歌是彝族的精神家园。千里彝山是诗的国度,诗的海洋,在彝族文学和彝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诗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诗人何其芳对彝族诗歌有着高度评价,认为它“很有特别的色彩,就像在辽远的寂寥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音乐”。^②

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③由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作为文化载体的诗歌也各有其特点,形成各个民族极富创造性和潜在价值的文学思维定势和文学表达方式。本文拟将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进行比较,以期在比较中更好地感受两首诗的审美趣尚。

一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孤儿诗

孤儿受兄嫂虐待,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财产的继承关系,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严重,一代又一代,不知上演了多少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都是来自民间的歌谣,作为本民族叙事诗的代表作品,两诗都以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悲惨命运为题材。基于《孤儿行》与《竹仙》如上的种种相同之处,产生了两诗的可比性。

《孤儿行》载于《乐府诗集》,又名《孤生子行》或《放歌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孤儿行》以第一人称叙事,反映了孤儿受兄嫂虐待奴役,生不如死的悲

惨命运,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伪善。

《竹仙》又名《竹家庄的竹娘》,是长期流传在云、贵两省彝族地区的彝族叙事长诗,长诗不仅在民间口头流传,也有古彝文记载版本,该诗收入彝族古诗籍《红白杜鹃花》,作为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出版项目,于1993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竹仙》从君长家庭内部有力控诉了残酷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的罪恶。彝族孤儿哪汝被长兄哪周赶出家门,流落异地他乡,备受欺凌。后来哪汝与仙女莫斯结成良缘,惩处了作恶多端的兄长哪周。

无论汉民族的《孤儿行》还是彝民族的《竹仙》,两诗都有着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悲惨命运,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二 “山红润碧纷烂漫”的审美趣尚

“艺术的本质在于审美性,艺术是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形式。而审美意识又并非一种抽象超然的东西,它产生于民族的历史,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又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经过民族性格的陶冶、过滤,因而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还表现出不易同化的稳定性和传统性”。^④同是表现孤儿悲惨命运的叙事诗,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尚。

(一)简约、凝重、纪实的《孤儿行》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不算多。但是,在到汉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它显示出特异的光彩。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叙事诗,叙事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风格各具特色。从叙事特点来看,《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

征》、《上山采蘼芜》等诗歌大致相同,在汉乐府叙事诗中颇具典型性。

作为叙事诗,《孤儿行》并没有对孤儿的生活作有头有尾的叙述,对孤儿形象也不作直接刻划,只是选择了孤儿腊月行贾归来“头多虬虱,面目多尘土”;赤足汲水“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收瓜瓜车倾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三个最能吸引人又最能反映生活的片断来集中加以描写,既写孤儿身体所受的摧残,更写孤儿内心的凄苦、恐惧和绝望。《孤儿行》叙事极其简约,诗歌篇幅虽然短小,但它给予人的印象却异常鲜明、深刻,千百年来,一个“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而今“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孤儿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感人至深。

从《孤儿行》所表现的“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以及“三月蚕桑,六月收瓜”等内容来看,诗歌应该产生于中原一带,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孤儿行》简约、凝重、纪实的叙事风格,直接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善于以简朴的语言,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有着先秦以来影响深远的“诗言志”、诗歌“辞达而已”等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中原文化关注现实人生的理性批判精神。

简约、凝重、纪实不仅是《孤儿行》的审美趣尚,也是《东门行》、《妇病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汉乐府叙事诗代表作品的共同特征。这种简约、凝重、纪实的审美趣尚,对汉民族后世叙事诗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魏晋时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到清代陈维崧的《贺新郎 纤夫词》,都延续了汉乐府《孤儿行》等叙事诗简约、凝重、纪实的审美趣尚。

(二)详尽、明快、浪漫的《竹仙》

彝民族世代居住在西南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这里群山巍峨,江河交错,峡谷深切,地势错综复杂。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彝族生存的环境处于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之中,加之民族、经济、政治等多种历史原因的影响,使得彝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思维模式,并长期流传下来。

在以原生哲学和古典哲学思想为主导的彝族传统思维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维模式是释原意识——述源思维,“根骨观念”——叙谱思维,以及“万物雌雄观”与“哎哺影形说”——二元辩证思维这三种思维模式。作为古代彝族社会存在的产物,三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和流行的区域虽有差

异,但是这三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产生和形成之后,千百年来,均顽强地支配着彝民族的精神世界,并对彝族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竹仙》深受彝族述源思维、叙谱思维的影响。在述源、叙谱传统思维的制导下,以盘根究底、追宗溯源的寻根方法来叙事,力求把握审美对象的根本和源出,呈现出一种完整、详尽的叙事风格。

《竹仙》讲述了一个骨肉相残的家庭悲剧。诗歌以彝族叙事诗惯用的“古事从根述”的套式开篇,从孤儿哪汝的身世开始叙事:“传说古时候,哪鲁这地方,有家尼曙铺。家资很富足,山上有牛羊,库中有珍珠。他家三个儿,长子叫哪周,次子叫哪谷,三子叫哪汝。这家三弟兄,三人三个性,哪周性贪婪,满肚花花肠。哪谷生得憨,憨得似木桩。哪汝年纪小,事理不知晓”,用生动的笔墨写出三兄弟的个性,为故事的展开埋下伏笔。“哪汝未成人,父母皆归阴”,“苦了小哪汝,哥嫂眼中钉。吃的猪菜食,穿的破襟襟”。同为父母所生的三兄弟,按“彝家老规矩,长子当为君,次子当为臣,三子为百姓。哪汝为百姓,日子苦万分。挑水又打柴,整日忙不停。不遂哥嫂意,拳打又脚踢”。大年三十夜三兄弟分家,孤儿哪汝仅得一把锄头,“可怜小哪汝,两眼泪淋淋。扛锄出家门,朝着东方走,哭得好伤心”。哪汝的哭声惊动了天神举主,举主变成一老翁,拄杖立路边,得知哪汝的不幸遭遇后,慈爱地劝慰哪汝,要他勤劳作,“做个善良人,创业靠自身”,然后把他带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抽物。在“举主微微笑,轻轻把手招”的弹指间,抽物地变成“天上白衣飘,云中飞金鸟。山上草青青,草间羊儿跑。山边清泉流,泉边红花笑。无数花胡蝶,翩翩把舞跳”的世外桃源。举主回到天庭,又让孙女,美丽的竹仙莫斯姑娘下凡到抽物,与哪汝“结为夫妻俩,家景变了样”。

一天,被哪周夫妻害得家破人亡的老二哪谷流浪到抽物,与哪汝意外相逢。善良的哪汝夫妻送给哪谷钱财,让他回到家乡重新置办家业。谁知回到家乡后,哪周夫妻不仅抢去哪谷财产,还以违主私逃之罪强逼哪谷自刎。哪周害死哪谷后还贼心不死,又来到抽物,要强占美丽的莫斯,“要把金银收,要把牛羊牵,搬着粮食走,放火烧房屋”,对英勇反抗的哪汝,要把他“押回哪鲁坝,剥皮又挖眼,挖眼再抽筋”。面对凶残的兄长,莫斯施展神力,惩处了哪周夫妻,救活哪谷。哪汝被众乡亲推为君长,竹仙莫斯重返天庭。“从此哪鲁坝,更名竹家庄。满坡是竹林,竹叶长青青。竹娘故事多,一直传到今”。

《竹仙》讲述的不仅是一个骨肉相残的家庭悲剧,它更是一个意义深刻的社会悲剧。哪周不仅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兄长,更是彝族奴隶制社会贪婪、残暴的君主形象。哪汝被奴役、虐待,乃至要被“押回哪鲁坝,剥皮又挖眼,挖眼再抽筋”的命运,正是千百万彝族奴隶娃子命运的真实写照。《竹仙》用诗歌的语言完整地展示了人物的命运,情节曲折跌宕,叙事详尽、完整。

彝族生活在群山巍峨、江河交错、云遮雾绕、瑰丽多变的大西南,有着强烈的自然崇拜和祖灵崇拜信仰,在古代彝族的精神世界里,神灵充斥于广大自然界之中,万事万物皆有神灵,彝族有着众多的民间传说,山川风物、节日习俗、饮食服饰、文字乐器直到飞禽走兽,往往都赋予它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富于幻想,已成为彝族诗性思维的特质之一。在《竹仙》流传的云、贵两省彝族地区,其叙事长诗往往呈现出富于幻想、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竹仙》无论景物描写、人物刻画还是情节展开,都充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诗篇细腻地描写了哪汝初见竹仙莫斯时的神奇画面:“来到竹林边,俏往窗缝看。只见青烟起,竹节漫漫开。一个红花女,轻轻走出来,容貌实非凡。腰若风摆柳,脸似红杜鹃。眉弯似新月,眼中秋水含”;更有莫斯“轻轻一顿脚,棕绳化灰烬。伸出笋子手,直刺哪周心”的神异和奇幻;对哪谷死而复生的描写,尤其引人入胜。哪谷被哪周害死后,冤魂不散,“在那哪鲁地,一山拔地起。山间有双泉,昼夜流不息。山是哪谷魂,泉是哪谷泪。年年复月月,夜夜子规啼”。当哪

周歹毒的妻子被抓住,“双眼流下泪,请求哪汝弟,留下一条命”时,“远山有哭声。哪汝抬眼看,山泉血殷殷。莫斯招招手,山声变人声:‘我是哪谷魂,冤仇比海深。哪汝好兄弟,切莫放虎归’”,惩处了哪周恶妻后,只见“莫斯招招手,青山点点头。莫斯念真诀,泪泉不再流。莫斯唤三声,青山忽不见,化为哪谷身”。

《竹仙》本来叙述的是一个骨肉相残的家庭悲剧,但诗歌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浪漫主义为特色,用举主、竹仙的神奇魔力给故事一个善恶必报的美好结局。诗篇既真实地再现了古代彝族奴隶制社会下的家庭生活,又表现了善良的人们对孤儿悲惨命运的同情,用极富幻想的浪漫笔法写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使诗歌在叙事完整、详尽的同时,又呈现出明快、浪漫的色彩。

斯大林关于民族文化有过精辟的论述:“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它民族所无的特色。这些特性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⑤通过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的解读,我们感受到了古代彝、汉孤儿诗“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审美趣尚。我们品读简约、凝重、纪实的《孤儿行》时,如同在欣赏一幅重线条勾勒,略加点染的水墨画,在品读详尽、明快、浪漫的《竹仙》时,又如同在欣赏色彩鲜亮、朴拙夸张、四方连绵不断的民间剪纸,都给我们美的享受。正是中国各民族异彩纷呈的文学创作,共同成就了中华文学的繁荣和灿烂。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在中华广袤大地上生长起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益于四隅民族文化的滋润,显得各有丰姿,异彩纷呈,使中华文学园地在全球独树一帜。”梁庭望. 从区域共生到中华趋同——少数民族文学演化规律刍议,东方丛刊,2003.2。
 - ②何其芳评价彝族诗歌“很有特别的色彩,就像在辽远的寂寥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的音乐。”转引自李力主编. 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第24页。
 - ③“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格洛塞. 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 ④“艺术的本质在于审美性,艺术是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形式。而审美意识又并非一种抽象超然的东西,它产生于民族的历史,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又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经过民族性格的陶冶、过滤,因而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还表现出不易同化的稳定性和传统性。”周芳芸.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融辉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总第177期。
 - ⑤斯大林“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它民族所无的特色。这些特性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转引自李力主编. 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第1页。
- [1]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 红白杜鹃花[Z].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157~205.
- [2]巴莫曲布嫫. 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35~453.

A Review and Thought about the Criteria of the Party Members

——Some of My Realizations after Lear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Party Modified at the 17th Representatives' Congress

ZENG Guo-yong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times con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criteria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ly, they include the qualification to join the Party,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arty members and the memb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 When review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criteria for the Party members, we can master the criteria in the new period better and understand deeply the property of the Party class and advance.

Key words: Criteria for the Party Member; The Qualification to Join the Party; Basic Requirement; Right and Obligation

(责任编辑:李 进)

~~~~~  
(上接45页)

## The Aesthetic Tastes of An Orphan from Yuefu Songs and Bamboo Fairy from the Yi's Ancient Poetry

LI Fa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Both An Orphan from Yuefu Songs and Bamboo Fairy from the Yi's ancient poetry are narrative fict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own nationality. Some interesting different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two na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se two poems.

**Key words:** Yuefu Songs; Ancient Poetry of the Yi's People; Narrative Poetry; Aesthetic Tastes

(责任编辑:张俊之)